

二十世纪《尔雅》研究文献述论

纪 聂

《尔雅》研究,在我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据笔者所知,有关方面的著作大约有150种。历代学者这样重视《尔雅》研究,与《尔雅》内容所显示出的多方面价值有关。《尔雅》是一部解释古代语词的训诂专著,具有词典的功能;其内容所涉及的学科较多,具有百科的性质;它是儒家13部重要经典之一,作为语言著作在经学史上独领风骚。总而言之,《尔雅》“诚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铃键,学览之潭奥,擒翰者之华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或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郭璞《尔雅序》)。当非虚言。

在这150种著作中,近百年来的著作大约有30余种。其中包括跨19和20世纪的撰者的有关著作,著述的准确时间难以考订,但出版的时间是在1900年以后的大约有10种。确知是在本世纪著述、印行的有关著作,据笔者所知有26种。

《尔雅》研究,在我国历史上有三个高峰期。第一是汉至魏、晋。这个时期的《尔雅》研究,主要是对《尔雅》文献资料的系统整理和用当代的语言解释古语,使《尔雅》得到了更广泛的流传,并在疏通古今异语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第二是清代。清人研究《尔雅》有多种方式:辑佚汉魏古注、校勘文字、补充或纠正前人注疏、考释名物、疏解集注等等。《尔雅》研究在这个时期已成为汉语研究的主流之一,著述近百种。著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研究,注家广泛征引先泰典籍,《尔雅》的内容得到比较全面的阐释。第三个时期是本世

纪。本世纪近百年间所撰著出版的《尔雅》专著，与清代两百多年相比，从数量的比例看并不算少。如果将近百年发表在期刊杂成上的《尔雅》研究论文加在一起，其数量则大大超过清代。

近百年的《尔雅》研究著作，大致可以分成如下几种不同的类型，与汉至魏、晋时代以及清代相比较，十分鲜明地表现出新时期的下述特点。

一、运用现代科学知识解释《尔雅》

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尹桐阳的《尔雅义证》和陈晋的《尔雅学》。

在先秦时代，我国的人文和科技文化就已经同时表现出繁荣的景象，从《尔雅》的记述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秦汉以后，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以及知识分子普遍重文轻技的倾向，造成了传统文化研究对科技文化的忽视，致使科技文化的研究显得十分薄弱。虽然科技文化并没停止它的发现和创造，但它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传统学术中的研究地位则远不及人文文化的显赫。20世纪以前的《尔雅》研究也是一个证明。20世纪以前从语言角度研究尤其多，重点研究的是《尔雅》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而有关《尔雅》中的科技知识研究者甚少。即便是研究“草、木、虫、鱼、鸟、兽、畜”，大多都是竭力搜罗文献资料以为疏证，至于“宫、器、乐”以及“天、地、丘、山、水”的研究更不及前三篇用力之勤。20世纪的《尔雅》研究则有所不同，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的研究方式不得不有所改变，现代科学技术也借重解释学涉足到具有丰富科技知识的《尔雅》。

尹桐阳是清末民初的一位学者，以“义证”名书，采用的是传统名称，但书的内容却是与传统的研究大有不同。运用现代科学知识研究《尔雅》，力求贯通古今，是本书最显著的特点。他将《尔雅》19篇，分属现代科学的八个门类：1. 文学（包括《释诂》、《释言》、《释训》）；2. 亲族（《释亲》）；3. 建筑（《释宫》）；4. 理化（《释器》）；5. 音

乐(《释乐》);6. 天文(《释天》);7. 地理(包括《释地》、《释丘》、《释山》、《释水》);8. 博物(包括《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尔雅》的19篇分类,充分展示了我国古代文化学的分类观点,而尹桐阳以八个门类统属《尔雅》19篇,不仅表现出古与今学科的对应关系,而且从中还可以看出,随着文化学术事业的发展,学科分类是在不断变化的。它的变化主要是表现在人文和科技文化内容的不断丰富,即学科分支的不断增多,以及交叉学科与边缘学科的发展,促成了学科分类越来越具有更高度的概括性和更大的包容性。如“地理”,这是一个现代学科名称,它不仅涵盖了《尔雅》所记述的“地、丘、山、水”等古代地理概念,而且它还包容了后起的有关地理学的其它概念。这种以现代学科名称统属《尔雅》类别的方式,则能使读者从概念上较快地收到勾通古与今的效果。毫无疑问,这种以现代学科名称统属《尔雅》19篇,首先给了读者一个全新的现代科学信息,由此我们继续研读,可以发现这部书用了许多现代科学知识诠释《尔雅》中的百科语词,有的还进一步完善了古人的解释,有的还纠正了古人对事物的错误认识。例如对“天”的释义,虽然中国古人早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远古人的“天圆地方”说,西周初年的“盖天”说,战国时期的“浑天”说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地球和天地从形状到运动的特点,在历代解释《尔雅》的著作中也有反映,但在研究《尔雅》的著作中,能较准确地解释“天”的,则是尹桐阳运用现代科学知识的解释,释曰:“天者,地球四周空虚之谓也。无体无界,无上下东西南北之分。”他并批评古人错误的认识说:“吾人谓上天下地有如平板,误矣。概自气球发明,乘而上升,愈高则愈黑暗,俯视足下,犹如白练,始悟世欲所谓青地黄天,即地面数十里之内蒙气映象也。”同时对汉代许慎在《说文》中何以释“天”为“颠”也作了说明:“仅取高义,据目所及见者言耳。”(《尔雅义证·天文之部·释天》)又如《博物之部·释鱼》:“蛎,《说文》作‘蛎,小虫也’,《广雅》以为‘孑孓’,今蚊之幼虫是也。生活于污水中,体末有一呼吸管,常浮于水面而倒悬之。蛹

头上有二呼吸管,时至则如箴而浮于水面……雌者尤善螫人。”类似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对《尔雅》词语的解释,主要在《释天》、《释地》及“博物部”中。该书有衡南学社石印本,刊印于民国3年。

陈晋,江苏泰兴人。所著《尔雅学》初为授学讲义,1934年收入教育书院丛书本。今所见书残缺,书前有长篇《绪言》,正文19篇,与《尔雅》经注本同,今存《绪言》和《释诂》、《释训》、《释宫》三篇。《绪言》共有17章,论述《尔雅》范围颇广,涉及《尔雅》命名、作者、注家,《尔雅》与经、史、子书及其它语言著作的关系等等,是《尔雅》学的一篇专论。其中第十四章专论用科学方法研治《尔雅》,根据今人的治学方法,提出了观察、比较、假定、证实、综合判断等研究《尔雅》的五个步骤。据第十七章的介绍,陈氏之书,特别是《释天》,以及释“草、木、虫、鱼、鸟、兽、畜”诸篇,凡有最新科学知识可资解释者,必援引以备参稽。

运用现代科学知识解释《尔雅》的典籍,除上述之外,尚有《尔雅西学通义》,是李元音所著《十三经西学通义》一书中的一卷。是书成于清光绪末年,即本世纪初。受当时君主立宪运动的影响,著者在阐释《尔雅》时,竭力从经文和注文中寻求与当时西方科学相互印证的东西,以说明有些科学的发明和发现,并非西方人所创论,我国古人早有发明和发现之,以此启迪民智和增强民族自信。这是一章借用现代科学的眼光论述《尔雅》的专门著述。

二、推广和普及《尔雅》

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尔雅》引得和《尔雅》今注。

引得,又称索引。编纂古籍引得,是古文献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既给研究者带来了方便,也能给研究者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在我国,编纂古文献引得大盛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今天我们见到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系列古文献引得,就是当年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篇纂处编制的。参加这套引得编制的著名学者有洪业、聂崇岐、齐思和、赵丰田、郑德坤、周一良、翁独健、许地山等等。其

中洪业、聂崇岐、李书春、赵丰田、马锡用等编制了《尔雅引得》和《尔雅注疏引书引得》。这无疑是为学术界做了一件推广《尔雅》的工作。大凡具有引得的典籍,不仅便于查寻,有关研究的利用率也会大大超出无引得典籍。

《尔雅引得》的索检,采用的是“中国字庋”法。这种方法是先将单字分为五类,每类每字再确定五个号码。其法繁琐难记,难以熟练掌握。为方便读者,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燕京大学1941年版本时,又加制了四角号码检字表及汉语拼音检字表,另册出版,供查寻每一字的庋法号码之用。原书附有笔划检字,查检也很方便。这部引得以1926年上海锦章书局影印清嘉庆20年南昌府学重刊《十三经注疏》本为准,引得以字(词)为目,虚词一般不立目,每目之下皆缀原句及该句所在之处。凡经文字句有异文而见于阮元《校勘记》者,皆一一列出。总之,本引得体例比较严密,是研究《尔雅》必备的工具书。

洪业等人编纂《尔雅引得》之后,有感于《尔雅》郭注、邢疏所引典籍尤多,而今传世者甚少,加之引用中出现的一书多句和同一作者或举名、或举字、或举号的复杂现象,于是又编纂了《尔雅注疏引书引得》。本引得的编纂方法以及所依据的版本,与《尔雅引得》相同。它的立目原则是:1. 凡郭注、邢疏中著者、书名并举者,以著者为目,书名系于著者下;凡注、疏仅举书名者,以书句为目;2. 凡郭注、邢疏中书名、篇名并举者,以书名为目,篇名系于书名下;3. 凡郭注、邢疏中一书数名者,以习用者为目,其余系于后;4. 郭注、邢疏中对著者有时举名,有时举字、号,凡此皆以本名为目,字、号系于后。这种引书引得,不仅对于研读《尔雅》注、疏有极大的帮助,同时,对于研究宋以前文献典籍的存佚状况也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这里所谈的普及,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带有启蒙性质的《尔雅》文献,有李遂贤的《尔雅说义》和饶炯的《尔雅例说》;另一种是用今天的白话语言解释《尔雅》,著作有徐朝华的《尔雅今注》。

《尔雅说义》是李遂贤撰《十三经说义》中的一种。主要概述《尔

雅》名义、内容、撰者、功用和流传情况，是一部启蒙指示门径的书，可资家塾授受之用，别无其它参考价值。《尔雅例说》全书共 58 例，以解说《尔雅》义例为主，不重考证，崇尚简明，便于初学。这两部书都是本世纪前期的著作。真正能代表本世纪水平的《尔雅》注解的普及本，当是 1987 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徐朝华的《尔雅今注》。全书 30 余万字，用今天的大白话注解《尔雅》，是普通大学生阅读《尔雅》最便利的读本，它在普及《尔雅》方面建立了很大的功劳。说它是大白话注解本，因为作者在通俗方面下了较大的功夫，原文和注解不是简单的文言与白话的对应关系。张清常在该书的序言中，用“四新”总结了它的特点：“形式新、语言新、方法新，内容既精又新。”“四新”的特点主要从这样几个方面体现出来：1. 该书前有凡例，后有索引，阅读、释检十分方便；2. 于每篇题下设有题解，介绍每篇内容要言不烦；3. 采用现代汉语拼音方案注音，释义不事烦琐考证；在多数词语的释义之后又引有例证，以助理解；4. 《释亲》列有《宗族称谓表》，《释宫》之后附有《古代宫室》示意图，以帮助读者阅读了解古代亲族关系和宫室建筑。这部较好的普及性的著作其学术性主要表现在：1. 注意择取前人研究成果，特别注意吸收运用近人的研究成果，如黄侃、刘师培、闻一多的有关研究成果，作者吸收不少；2. 采用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成果说解《尔雅》，对于理解词义源流大有益处；3. 运用新的词汇学知识说明词语意义范围的变化和同义词间适用对象的不同；4. 运用现代科学知识解说名物词，使旧有的一些概念获得了科学准确的解释；5. 作者注解《尔雅》，严守学术规范，于未详闻之处不强作解释，于疑而未决之处，提出存疑，不武断定论。总而言之，该书的出版在《尔雅》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变过程中，用大白话文全面注解《尔雅》的第一部著作，虽然其中不免有疏忽之处，但“今注”是成功的。

三、总论和汇释《尔雅》。

总论和汇释《尔雅》的文献,是20世纪《尔雅》研究成就最大和最有特色的著作。

中国学术发展到20世纪,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对各门类学术进行归纳和总结,是学术界的普遍行为。这方面的《尔雅》研究著作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系统论述《尔雅》的专著,一是《尔雅》研究的集大成著作。代表作有黄侃的《尔雅略说》,蒋伯潜《尔雅解题》、《尔雅述要》,顾延龙、王世伟《尔雅导读》,周祖谟《续雅学考拟目》,朱祖延主编《尔雅诂林》等。

黄侃是近代的国学大师,经他笺注评点的著作很多,在《尔雅》研究方面也颇有成就,除《尔雅略说》外,还有《尔雅音训》、《尔雅正名评》、《尔雅声类表》。《尔雅略说》是一部系统论述《尔雅》的理论专著。清代以前的《尔雅》研究主要集中在注疏、校勘、辑佚方面,从理论方面研究《尔雅》多表现在有关著作的序言和跋语之中,缺少系统性。《尔雅略说》则从《尔雅》的性质、作者、地位和作用、注家,以及清人的《尔雅》研究和治《尔雅》的方法等方面,展开了全方位的论述,开创了从理论上系统研究《尔雅》的范例,黄氏以后的学者论述《尔雅》莫不循其迹才有所创获。这部书原有民国中央大学《文艺丛刊》印《黄季刚先生遗著专号》本,后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印本。

蒋伯潜是40年代研究经学比较有影响的学者。《尔雅解题》和《尔雅述要》是他所著《十三经概论》一书中的两个章节。所谓“解题”,主要是对《尔雅》的名称、作者、性质的探讨,所谓“述要”,主要是对《尔雅》的要旨和内容的介绍。有关《尔雅》的性质,蒋氏主要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梁启超语,自己没有更多的发挥。述要分篇概述了《尔雅》的内容,蒋氏似乎对《释亲》情有独钟,其余论述都比较平淡。他说:“《尔雅》19篇中,《释亲》尚有一读之价值。何也?世俗之亲属称谓大都见于此篇,一也;其种亲属关系,世俗往往

有以不知其称谓为病者，亦可于此篇中求之，二也。”他将《释亲》一篇全部抄录，除了像其他篇章一样加以介绍外，另有夹注和评语，或释古以今，详叙沿革，或提出质疑，让今人深思。这是现代人根据《尔雅》研究亲属关系和称谓以及有关方面古今沿革的一篇十分有价值的文章。

1985年岳麓书社出版了骆鸿凯的《尔雅论略》，骆鸿凯于1954年去世，曾执教于湖南大学，此书是他授学的讲义，1983年经门生整理。骆氏出黄侃门下，是书十万言，大旨承黄氏之作，唯其中《论〈尔雅〉之资粮》多有创意。能够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更为系统地阐释《尔雅》的，是顾延龙、王世伟著述的《尔雅导读》，这部书是巴蜀书社组织编辑出版的《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的一种，1990年出版。顾先生是当代熟谙《尔雅》研究文献为数不多的学者之一。80年代中期，朱祖延先生计划编纂《尔雅诂林》时，还专门派人去上海请教过顾先生。《尔雅导读》分上、下编，上编详细介绍和评价《尔雅》，占全书三分之二篇幅；下编是《尔雅》选注。这部导读详尽地介绍了《尔雅》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以及《尔雅》的体例和内容、编纂旨趣和经学地位；并通过分析介绍《尔雅》在训诂学和词典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记录社会和自然科学知识的贡献，论述了《尔雅》的价值和影响；更可宝贵的是，本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历代重要的《尔雅》注本、《尔雅》的版本以及有关《尔雅》研究书目，还就治《尔雅》的方法详述了作者的观点。既是一部导读，也对《尔雅》研究史的某些方向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该书是现代人了解和研治《尔雅》的必备书籍，它与徐朝华的《尔雅今注》有同等重要的价值。

周祖谟先生的《续雅学考拟目》，是续清人胡元玉的《雅学考》。所谓“雅学考”，是对《尔雅》研究专著的总结，具有探讨《尔雅》研究史的性质。胡元玉撰《雅学考》，上自汉代下迄唐代，宋以后的有关著述概不收录。周祖谟续其作，论述了宋元至近代57部《尔雅》研究专著，主要是对这些的作者和版本的介绍，有时兼论性质，有益于考镜雅学源流。该书附于民国25年北京大学刊印的胡元玉《雅

学考》本后。

本世纪 30 年代,丁福保率领同仁编纂出版了《说文诂林》,这是一部汇释历代研究《说文》的集大成著作。50 年后,朱祖延先生率领同仁仿《说文诂林》开始编纂《尔雅诂林》,如今这部集历代《尔雅》研究的巨著已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大约 1000 万字,分《诂林》正编和叙录。正篇收书 94 种,剪裁裱贴影印出版,叙录收集有关研究资料 150 万字打印出版。这部书是按照一定的学术原则编纂而成的,它收集文献资料比较完整,编纂体例科学,在《尔雅》研究史上具有总其成的重大意义,为《尔雅》和训诂学的研究,以及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文献》1998 年第一期载有《尔雅诂林》的评论文章,此不赘述。

四、清人研究《尔雅》方式的继续

清王朝跨过 20 世纪又 10 余年的历史,在时间概念上 20 世纪与清代紧密相连。

清人考据学的科学方法,在我国学术史具有崇高的地位,对 20 世纪的学术研究有直接影响。以清人的研究方式研究《尔雅》,也是这一时期的特色之一。这方面的著作大致可以分如下几类:

1. 考释名物。主要著述有高润生《尔雅谷名考》、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和刘师培《尔雅虫名今释》。

高润生,生卒年代无考。《尔雅谷名考》计六卷,载于作者自编的《竺园古农学丛书》中。是书始撰于 1904 年,成于 1915 年。书中取《尔雅·释草》解释的谷名 17 条,另收集《尔雅》未收录的谷名 11 条,详作考释,引证十分丰富。博采众说不株守一家,对前人的错误敢于纠正,且言而有据。在辨形正音方面前人未能言者也常出己意。所不足者,引证过于庞杂,往往雅俗不分,故有正俗不一、古今错乱之误。王国维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撰成于 1916 年。该书分为“雅序”和“雅例”两部分,“雅序”说明撰述本书之旨,提出“谓古韵明而后诂训明,毋宁谓古双声明而后诂训明”的观点。其

“以双声求义”之说在训诂理论中具有独特的地位,黄侃撰《尔雅音训》即受其影响。在“雅例”中,作者将《尔雅》的名物训诂归纳为“释以名”和“释以形”两大类。“释以名”即以俗名释雅名,以今名释古名。雅俗、古今同句或有此无彼而名不足以相释者,则“释以形”。又草木虫鱼鸟多异名,故“释以名”,兽畜少异名,故“释以形”。在此基础上,作者将《尔雅》有关释义概括为七大类:同名异实例、异名同实例、雅俗通训例、雅俗同称例、以雅别俗例,以声为义例。此与清人陈玉澍《尔雅释例》有相通之处,但后出专精,王氏比陈氏更为详尽科学,该书编入王氏的多种专集里,《观堂集林》略去《弁言》,正文稍有删改,并更名《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句例》。刘师培原准备著《尔雅物名今释》,后仅成《释虫》一篇。初刊于1907年《国粹学报》,后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刘氏精于训诂,深得《尔雅》奥义。他稽考“蟋蟀”、“蟋蟀”、“蟋蟀”之类,皆以自鸣之声而得名,“寒蝉”之属,皆以所生之时而得名,“草蠹”、“木蜂”之类,皆以所生之地而得名,确凿平实,深为可信。

2. 校勘辑录。这类著作有周祖谟《尔雅校笺》、齐树楷《尔雅钞》和许森《尔雅郑玄注稽存》。

清人校勘《尔雅》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如阮元、臧庸、严元照等等,但《尔雅》的讹误仍然不能幸免。《尔雅校笺》以1931年故宫博物院所影印的《天禄琳琅丛书》宋监本《尔雅》为底本,以《古逸丛书》影宋覆蜀大字本《尔雅》、敦煌所出的《尔雅》白文、《尔雅》郭注本残卷等30余部书作参校,每种书都注意选用善本,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尔雅》校本。全书条理清楚,分经文(附郭注)和校笺两部分。校笺分卷与经文相同,内容有经有注,先经文后注文,经、注文与校笺文字一律用圆圈隔开。所有出处详加标明。1984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齐树楷《尔雅钞》,是《十三经钞》的一种,民国17年6月四存学校刊本。该书名为《尔雅钞》,实则仅抄《释诂》一篇。所以名“钞”,既无释,也无考,“《尔雅》古义多不行于今者,兹钞前三篇,以见古今异义”(见本书《弁言》)。仅辑录古人注而已。辑佚

《尔雅》古注清人做了大量的工作,余萧客、臧庸、严可均、黄奭、马国翰、叶蕙心、陶方琦等,都有《尔雅》古注辑本。本世纪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不多,仅上述的《释詁》钞和许森的《尔雅郑注稽存》。汉代郑玄是否曾为《尔雅》作过注解,清代学者认识不一致。余萧客始为郑氏辑佚,戴震、胡元玉、陈邦福,王仁俊等均同声附议,而孙志祖、邵晋函、阮元、胡培翬等则不以为然。许森在本书序言中就郑氏有无《尔雅》注作了辩解。本书所辑郑注 30 条,出自《毛诗》孔疏、《尚书》孔疏、《周礼》贾疏、《礼记》孔疏、慧琳《音义》等典籍。是书不仅补清人辑佚《尔雅》注之缺失,为解决清人关于郑氏是否为《尔雅》作过注的分歧则有更大用途。版本有民国 21 年石印本。

3. 音训补释。这类著作有黄侃《尔雅音训》、《尔雅正名评》和汪柏年《年雅补释》

《尔雅补训》系黄侃弟子黄焯整理编定。黄侃认为研究《尔雅》首先在考证文字,关键在明声训。清人郝懿行的《尔雅》研究取得了许多成就,但在音训方面做得很不够,所以他曾打算著成《尔雅郝疏订补》,对郝疏有十余万言的评语,从声训方面推求鸟兽草木的得名由来尤为精当。黄焯从中取出有关音训者数百条编辑成书,名《尔雅音训》,是《尔雅》研究中以声求义的代表作。该书于 1981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尔雅正名评》是黄侃读清人汪莹《尔雅正名》一书所作的评语。这是一部纠正补充前人注解《尔雅》的著作。汪氏原书 700 余条,黄侃评语 300 余条,除了少数对汪氏结论表示肯定之外,大多予以纠正和补充,或补充疏证,或说明语源,或指出不烦改字,或指出不当立目等等。黄侃在汪氏研究的基础上,更深入地研究了《尔雅》所收词的词语间、词义间的种种联系,因此所获远在汪氏之上,得到章炳麟的赞许。1936 年章炳麟将书稿发表于《制言半月刊》第 18、19 期上,同年又有章氏讲习会铅印本。1986 年湖北图书馆徐孝宓先生献出黄侃手批原件,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更名为《黄侃手批尔雅正名》。汪柏年的《尔雅补释》,为补清人邵氏《正义》、郝氏《义疏》而作。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依经

注本而补。是书补释,是在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古之何物为今之何物”,必证以目验而为之作解,纠正和补充了前人的许多错漏。该书有民国 25 年苏州文新印书馆铅印本。

除上述著述之外,另外还有三部著作需要介绍,一是清末民初马宗芑的《尔雅本字考》,它对《尔雅·释诂》逐条逐字“约以许君之义,明其本字,以见指归,征其通假,以明流衍”(马氏《序》)。所不足者,囿于许慎《说文》系统,未能吸取甲、金文字的研究成果。马氏曾从学于章太炎,书中大量引用了太炎师关于推寻本字、疏释故言方面的解说,其中不少未见流传,而章太炎的见解有赖是书得以保存。二是台湾学者方俊吉的《尔雅义疏释例》。清人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引证浩繁,说解详赡,内容淹博,初读是书不易掌握要领。方氏《释例》从十个方面分析归纳了该书的内容,即校经文、证经、补郭、阐义、明声、辨字、验物、评比诸家旧注、缺疑及其它,每一方面又细分类别,即有益于初学,也便于探讨《义疏》真谛。虽然其中概括有不当之处,但它对于《义疏》的深入研究作了十分全面的条分缕析工作。该书于 1980 年文史哲出版社出版。另一部书是 1988 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尔雅毛传异同考》,作者丁忱。本书是作者业师黄焯欲撰而无暇顾及之题。全书分“文献述评”和“异同考”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比较系统地综述了《尔雅》的含义、内容、功用、作者、传本及其它有关方面的问题,后一部分“旨在具体探讨《尔雅》、《毛诗》在训诂方面释《诗》之异同,究其异同之义例,明其释《诗》之得失,以期总结前人研究《诗经》之成果”(本书《引言》)。很可贵的是作者逐篇统计《尔雅》释《诗》词语之数,准确计算出《尔雅》释《诗》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二,澄清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谓《尔雅》“释《诗》不及十之一”的臆说,为《尔雅》的成书研究及其与“经书”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据。

本世纪的《尔雅》研究文献除上述著作外,还有大量收集在个人专集中和发表于报刊杂志上的专篇论文。若按文章性质分类大致可以分为:《尔雅》词语考释、《尔雅》体例研究、《尔雅》作者及成

书年代研究、《尔雅》研究专著之研究、《尔雅》与雅学著作研究、《尔雅》与语文工具书研究、《尔雅》与文化学研究等等。其研究的范围大大超过清代以前,它明显的特征表现在《尔雅》的研究不仅在于研究《尔雅》著作的本身,扩大了研究的视野,重在《尔雅》及其相关学科的比较研究。《尔雅》的著述,其意义不仅表现在古代语词的释义方面,还表现在对于古代文化多方面的客观记述方面,如“释亲”,是对古代有关人际关系的记录探讨中华民族亲属之间的关系和称谓,从《尔雅》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知道至今还保留许多传统,亲属之间的关系和称谓没有多大变化。如“释宫”,是有关古代建筑的记录;“释器”是有关古代服饰器物的记录;“释乐”是有关古代音乐的记录,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古代文化知识的信息。至于天文、地理、植物,记述更为详细,对于我们研究大自然的演变,以及古今名物的异称,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价值。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人文和自然科学的深入探讨,20世纪以后的《尔雅》研究,势必趋向更广阔的文化意义的发掘。

笔者曾参加过朱祖延先生主编的《尔雅诂林》的编纂,对于《尔雅》研究文献有较多的了解。但有关方面的文献笔者一定有未闻未见的,特别是20世纪初的文献,有许多尚未见目录学著作的著录,有的珍藏石山谋面很难,因此,本文也难免留有缺憾。写作本文时也参考了《尔雅诂林》的有关资料。

作者工作单位:湖北大学古籍所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